

〈臺灣朱一貴歌〉考釋

曾子良

目次

前言

一、臺灣朱一貴抗清始末

二、〈臺灣朱一貴歌〉內容注釋

三、〈臺灣朱一貴歌〉與史籍記載之比較

四、〈臺灣朱一貴歌〉作者考索

結語

重要參考書目

附錄

提要：

〈臺灣朱一貴歌〉，閩臺歌冊目錄都將它和〈臺灣陳辦歌〉並列，以爲是閩南語俗文學作品，但從其詞彙、押韻、地緣關係，以及寫作動機看來，它與用閩南語說唱的〈臺灣陳辦歌〉不同，它本來是福州儒士歌頌總督平亂有功，一方面宣揚清廷聲威，以朱一貴悲慘的下場，警惕臺灣同胞不可造反，並譴責派任臺灣的官吏失職無能，應屬福州方言文學作品，與福州評話有密切的關係；由於福州評話與閩南歌仔同屬閩語說唱文學，其唱詞部分極爲類似，所以〈臺灣朱一貴歌〉傳到臺灣後，容易被誤以爲是閩南語說唱歌仔。

本文就〈臺灣朱一貴歌〉原文逐一註解，並透過與史實之比較，以及從詞彙、用韻、地緣關係與寫作動機之分析，考索原作者之籍貫，以還〈臺灣朱一貴歌〉原來的面貌。

前言

〈臺灣朱一貴歌〉是一首敷唱清朝康熙六十年臺灣鳳山縣民朱一貴聚眾抗清的歌謠，整首歌二百六十四句，每句七個字。從朱一貴如何聚眾起事、佔領臺灣府城，一直到清兵過海平亂、朱一貴兵敗被擒，以至於輾轉解京正法，有十分詳細的敘述，是臺灣俗文學中極爲寶貴的一份資料。這首歌民國四十九年九月賴建銘先生在《臺南文化》第七卷第一期〈清代臺灣歌謠（下）〉中曾做簡單的介紹和註釋，可惜知道的人不多；原刊本坊間既不易見到，流傳於民間的，又多經隨口改訂，以至於日久失真，漸非原貌。如婁子匡先生〈臺澎人物傳〉中介紹鴨母王朱一貴，就將整個朱一貴事件細分爲十個段落，每一段落引用四到二十二句不等的〈臺灣朱一貴歌〉歌辭，一共一百一十五句做爲說明（註一）。民國六十四年，黃秀政先生發表〈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註二），其歌謠部份，即全以婁文所述爲藍本，中間並插入民間描述朱一貴登基的另一首五言歌謠「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使得〈臺灣朱一貴歌〉變成十一段落，一百一十九句，而且成了五、七言錯雜的一首歌謠

近幾年來，筆者致力於臺灣閩南語歌仔之蒐集，有幸得到黃天橫先生惠借所藏全部歌仔，其中一本就是〈新刊臺灣朱一貴歌〉。欣喜之餘，如獲至寶。這本〈新刊臺灣朱一貴歌〉未註明出版年，亦無出版所，但從其版面可知是早期刊本，時間應該是清代末期。至於歌名下蓋的「臺南石陽睢文庫所藏」印章，更直接地告訴我們，它原是臺南鄉土史家石陽睢先生（註三）所收藏。由於〈臺灣朱一貴歌〉與其他的臺灣歌謠，如〈臺灣陳辦歌〉等板式相同，所以石先生將它們放在一起，顯然與賴建銘先生看法一致，將〈臺灣朱一貴歌〉與〈臺灣陳辦歌〉等都看為臺灣歌謠，石、賴兩位先生的看法，被法國巴黎大學教授施博爾（原籍荷蘭）所採納，列入民國五十四年發表的〈五百舊本歌仔冊目錄〉中。筆者於七十九年撰寫〈臺灣閩南語說唱文學「歌仔」之研究及閩臺歌仔敘錄與存目〉時亦加以收入。之後，研究閩臺歌冊之專家學者亦都持相同看法（註四）。去年，筆者深入探討時，始發覺〈臺灣朱一貴歌〉似非土生土長的臺灣歌謠，而與福州評話卻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蓋彼此相互影響，致多變異性，乃俗文學作品普遍的現象。為免魚目混珠，故撰〈臺灣朱一貴歌考釋〉加以辨正。

本文以石氏藏本〈新刊臺灣朱一貴歌〉為底本，以婁子匡先生〈臺灣人物傳〉中鴨母王朱一貴所引歌謠（以下簡稱婁文）加以校對；註釋部份，參考賴建銘先生〈清代臺灣歌謠（下）〉有關朱一貴歌的註解；賴先生未註解者，則查閱福州方言辭典、閩南語辭典、中國古今地名辭典，以及相關的方志和地圖等，儘可能逐一加以註釋；至於與史實之比較

，則以藍鼎元《平臺紀略》，與連橫《臺灣通史》為主要根據，加以說明和考訂，希望能提供讀者對〈臺灣朱一貴歌〉進一步的瞭解。並從詞彙、用韻、地緣關係與寫作動機之分析，考索原作者之籍貫，以還〈臺灣朱一貴歌〉原本的面貌。

又本文前半有關朱一貴歌註釋部分，曾於前年二月於省文化處主辦，磺溪學會承辦的首屆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後半有關朱一貴歌作者考索部分，於去年三月臺灣文化處主辦，清華大學中文系承辦的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今合併修改後並為一篇。

一、臺灣朱一貴抗清始末

記載朱一貴起事抗清始末最具權威的，當首推藍鼎元《平臺紀略》。藍鼎元，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是南澳總兵藍廷珍的從弟。鼎元少孤力學，博覽群籍，逾冠，補諸生。朱一貴事變起，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檄南澳總兵藍廷珍統軍平亂，藍廷珍邀請藍鼎元與之俱行，擔任其幕僚長，不但參與機要，並且許多謀劃多出於其手。所著《平臺紀略》歷述此一事變之開始、蔓延，以及清軍過海平亂的經過，不但詳實，更是第一手資料，所以日後修纂的《清史稿》、《清代通史》、《清史記事本末》等有關朱一貴事件部分，大都不出藍氏範圍。而連橫撰《臺灣通史》時，對《平臺紀略》所記朱一貴事件經過，亦多予肯定；唯立場不同，對整個事件的看法略有差異。

為方便下文與〈臺灣朱一貴歌〉做比較，本章先以藍鼎元《平臺紀略》與連橫《臺灣通史》為根據，並參考藍鼎元

《東征集》、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註五），以及《明清史料》中有關朱一貴在北京之供詞，將整個事件之始末歸納敘述於后：

朱一貴，福建漳州長泰人，或謂鄭氏部將。明亡後，隱居於鳳山縣羅漢門，飼鴨爲業，性好俠義，客至必宰鴨煮酒，痛論亡國事，尤恨當時貪官苛政之剝削重斂。康熙六十年，鳳山知縣出缺，知府王珍代理縣政，派其次子赴鳳山掌握實權，徵稅苛刻，縣民怨聲載道。又聽說縣府濫捕結會及違禁入山伐竹木者數百人，百姓無處可訴。於是縣民黃殿、李勇、吳外等相率至一貴家。以一貴姓朱，可托明裔，遂奉以起事。

朱一貴等人於四月十九日焚表結盟，椎牛饗士，至者近千人，當夜攻克岡山。臺灣總兵歐陽凱聞訊，令右營游擊周應龍帶兵四百赴援。此時居於下淡水溪的粵人杜君英亦率同族人數百響應，其他風聞趕來者不計其數。杜君英攻佔下淡水汛後，與朱一貴會師，擊退周應龍，攻陷鳳山縣治，清兵死傷慘重。郡中忽聞兵敗，譁然大震，文武官員紛紛攜眷駕舟逃往澎湖，士兵亦多逃竄。臺灣總兵歐陽凱率衆千人出駐春牛埔（今臺南市勝利路一帶），水師副將許雲亦率兵五百來會。一貴與君英衆計數萬，清兵未戰而潰，把總楊泰刺殺總兵歐陽凱，投降朱一貴，於是朱一貴於五月一日進駐府城。當天，諸羅縣治亦被賴池、張岳所率民兵攻陷。至此，除北路淡水外，全臺落於朱一貴之手。於是衆奉一貴爲中興王。一貴冠通天帽，黃袍玉帶，築壇受賀，祭天地列祖列宗及延平郡王，尊故明，建元永和，布告中外，並大封諸將。

朱一貴佔領府城的消息傳到福建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

立刻派遣水師提督施世驃與南澳總兵藍廷珍，率領兵衆一萬二千人，兵船六百艘，於六月十日自廈門出發，十六日抵達鹿耳門，以優勢的火力攻擊安平鎮，安平砲臺被擊中，彈藥全毀。朱一貴等被迫退守臺南府城，重新整軍後再向安平反攻，與清兵決戰於二鯤身，結果又被擊退。六月二十一日施世驃與藍廷珍分兵進攻府城，朱一貴親率兵衆出城迎戰，由於火力懸殊，苦戰終日，終於在二十二日退出府城，駐守大目降（今臺南縣新化一帶）。清兵追之，再走下茄苳（今臺南縣後壁鄉村名），轉月眉潭（今嘉義縣新港鄉村名）。莊民楊石、楊旭等爲藍廷珍收買，佯爲接待，先醉以酒，再設計加以擄獲。

朱一貴被解至施世驃營，藍廷珍前往會訊。一貴岸然立，廷珍叱之跪，不從。怒捶其足，至不能立。於是檻送廈門，總督滿保命解北京受審。訊之日，刑官問一貴曰：「汝一匹夫，敢謀大逆，果何爲者？」一貴曰：「欲復大明爾！」於是與李勇、吳外等俱被處以車裂之磔刑，親屬同坐。建元之初，杜君英與一貴不合，內鬩，北走虎尾溪後，久處羅漢門山中。一貴被捕後，君英與其子杜會三先後就撫，亦被解赴京，斬於市。至於逃入山中的王忠等人，在藍廷珍的密集搜捕下，逐一被捕正法，而朱一貴事件亦告全部平定。

二、〈臺灣朱一貴歌〉內容注釋

1. 大清帝主座龍庭 萬國來朝賀太平

文武安邦能定國 海不揚波樂萬民

定：定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定，通俗小說、

太平樂府作「乏」。

按：「帝主」婁文作「帝王」。

2. 目說台灣一椿情 養鴨村駱濫小人

結黨聚約要謀反 可惡奴才害生靈

台：臺之簡字。

灣：灣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灣，太平樂府、

目連記作「灣」。

駱：驢之簡字。稱人爲驢，乃是辱罵語氣。「村駱」，

婁文作「村夫」。

按：本歌後面亦云「好笑反賊朱一貴，養鴨村夫濫小人」。

黨：黨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黨，目連記、金

瓶梅作「党」

靈：靈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靈，通俗小說、

三國志平話作「灵」。

一椿：即一件。

濫小人：胡做非爲的壞人。此句兼指朱一貴之出身卑賤。

聚約：即聚集並約定。婁文作「聚衆」。

奴才：下賤工役之通稱，此指不肖之官員。

生靈：本指生物，此指百姓。

按：奴才害生靈，指鳳山知縣貪污苛虐，殘害百姓。《

臺灣通史·朱一貴列傳》：「康熙六十年春，鳳山知縣缺，知府王珍攝縣篆，委政次子，事包苴，徵稅苛刻，縣民怨之。」

3. 台灣造反亂紛 聚集一堂逞威風

賊頭姓朱名一貴 冒認明朝伊祖宗

亂：亂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亂，列女傳、古

今雜劇等皆作「乱」。

：表示與前字同。

風：風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風，通俗小說作

「風」。

逞：顯示。

伊：婁文作「是」。

按：朱一貴因與朱元璋同姓，故以此號召鄉人起事抗清。《臺灣通史·朱一貴列傳》：「一貴曰：我姓朱，若以明朝後裔，光復舊物，以號召鄉里，則歸者必衆，僉曰：可。」

4. 軍師二人把令行 傳令兵馬出寨門

四月念九戌時後 起手就殺數官員

數：數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數，金瓶梅作「数」。

念：婁作「廿」。按：念，二十的大寫，俗作「廿」。

念九，即二十九。唯朱一貴等之起事，《臺灣通史》、《平臺紀略》、《東征集》與《臺海使槎錄》皆作四月十九日；朱一貴於北京刑部之供詞亦曰四月十九日，此當係《臺灣朱一貴歌》作者誤記，或係傳抄之誤。

5. 百姓紛入大驚惶 大小相牽走無門

殺死官兵數百人 一直占去鹿耳門

驚惶：婁文作「驚慌」。

大小：指大人與小孩。謂百姓驚慌無措，大人牽著小孩，找不到門可逃。

按：朱一貴事起，清總兵歐陽凱派右營游擊周應龍以兵四百人殺賊，又請道府派臺灣縣丞馮迪調新港、目加留灣、蕭壠、麻豆四社土番隨之前往。周應龍傳令兵番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銀五兩。土番性貪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焚民居，復斃八人，聞者股慄。

占去：婁文作「占領」。

6. 兵馬紛紛好驚人 血戰歐陽社稷臣

好個忠臣不怕死 萬古流芳世難尋

按：歐陽社稷臣，婁文作「陣亡歐總兵」。按：臺灣鎮總兵歐陽凱盡忠職守，奮勇抗敵，為國捐軀。《平臺紀略》：「五月朔日辛酉，賊眾數萬聚集。劉得紫率守備張成，以兵堵截中路口，在半路店迎敵。歐陽凱、許雲、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按：今臺南市勝利路一帶）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衝殺。鎮兵忽內亂。把總楊泰綽號達家勇者，先通賊為內應，刺歐陽凱墜馬，群賊交刃截其首而去。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皆死之。」

7. 好咲貪生台灣府 見報賊反走不停

怕死奴才何所用 罔在人間作個人

咲：古笑字。《集韻》：笑，古作「咲」。

報：報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報，列女傳、目連記等皆作「報」。

走不停：謂逃走未敢歇息。

罔：福州方言，意為隨便、苟且偷生。此嘲笑臺灣知府王珍貪生怕死。此句婁文作「羞在人間還做人」。

何所用：婁文作「有何用」。

按：清總兵歐陽凱被殺，戰事失敗後，文武官員紛紛逃到澎湖。《平臺紀略》：「官兵既敗，臺協水師中營游擊張彥賢、右營游擊王鼎、守備萬奏平、凌進、楊進、千把總朱明、劉清、鄭耀等率兵千餘人，戰船四十餘號，聯鯨揚航，逃出澎湖。鎮標左營游擊孫文元奔至鹿耳門，赴海死。右營游擊周應龍、中營把總王丑附商船逃歸內地，直走泉州。把總李碩、陳福、尹成、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許自重皆逃澎湖。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域、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羅知縣朱夔、典史張青遠，皆一時相率登舟，慮港內商漁艇艦為賊所有，盡驅出鹿耳門，齊赴澎湖。」

8. 周老總鎮陣上亡 馬老自死在櫟園

盡忠游擊把老五 身尸張掛四城門

櫟：蕉之借字。《說文》：櫟，木名，同栢。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樵，假借作「蕉」。

門：門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門，通俗小說、目連記作「門」。

馬老：指清兵守備馬定國。謂馬定國在甘蔗園自刎。

《平臺紀略》：「（杜）君英偕陳福壽、劉國基、戴穆、翁飛虎、江國論、郭國正、楊來、顏子京、林曹、林騫、林璉、鄭文苑、王忠等攻鳳山縣。南路營把總林富戰死。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

按：周老，應為「歐陽」之誤；又「盡忠游擊把老五」，婁文作「五個老爺盡忠心」，賴建銘則謂：係指協鎮臺灣水師副將許雲、水師左營游擊游崇功、水師協標千總林文煌、水師協標右營千總趙奇奉，以及協標中營把總李茂吉等五人。安平百姓閱其捐軀殉國，曾建五忠祠以祀之，今五忠祠已廢，碑記尚存臺南歷史館。

9. 澎湖總爺聞知曉 飛風轉報省城聞

各位大人接見報 即刻會齊來思量

澎湖：即澎湖。

捻：總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總，目連記作「捻」。

澎湖總爺：賴建銘謂指羅光乾，時任澎湖水師協鎮。

聞知曉：婁文作「知道了」。

飛風：形容傳遞警報，飛快如風。婁文作「飛差」。

省城：即福州，唯此當指廈門。《平臺紀略》：「賊入

府時，文武倉皇潰亂至澎湖，喘息稍定，乃具文申報。丙寅，報至廈門，世驃集諸將議曰：……。」謂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聞報，一方面將朱一貴亂事再呈報省城，一方面立即召集諸將，商議守廈門事宜。

大人：對官員之尊稱。

會齊：會齊之俗字。意同會合、會聚。此句婁文作「立刻開會來討論」。

思量：謂商討、商量。

10. 總督見報心都忙 即時連步見軍門

報說這番好利害 此賊不比薛彥文

總督：指閩浙總督覺羅滿保。

忙：亂也，此句婁文作「總督據報心忙亂」。

連步：婁文作「快步」。

軍門：指福建水師提督，駐廈門，當時提督為施世驃，

施琅第六子。

番：次也。

利害：同厲害，此句婁文作「據報臺灣好厲害」。

薛彥文：未詳何人。就前後文觀之，意謂：朱一貴來勢

洶洶，不似薛彥文容易對付。

此賊：婁文作「朱賊」。

11. 總督即時把令傳 吩咐中軍出轅門

各營共算兵五百 即刻起身守廈門

按：謂總督覺羅滿保接報後，發覺事態嚴重，立即檄水

師提督施世驃出師，並傳令中軍各營點兵，即刻出征廈門。《平臺紀略》：「浙閩總督覺羅滿保聞臺陷，念廈門為控制臺灣咽喉，閩南沿海根本重地，不可不親行彈壓，以定人心，為進取恢復之計，會商巡撫呂猶龍綏輯省城，糧餉軍需諸務屬焉：密疏告變，且言星馳赴廈狀，請皇上稍寬督責，剋限一月，務必掃除兇醜，復還疆土。復念廈門地偏人眾，軍興旁午，米價易騰，先移檄浙江、廣東兩省運米之廈，會布政使沙木哈督買延建上游之米運載赴廈平糶。飛咨促提督施世驃，即刻出師。檄召南澳總兵官藍廷珍，星赴廈門面商征臺機務。以糧驛道韓奕總理廈門軍前糧餉、調撥軍需、顧募船隻諸事。偕督標左營參將王萬化、撫標左營游擊邊士偉，先兼程赴廈，宣諭百姓使無恐。量調閩省水陸各標營將備弁兵，悉由水道赴廈，聽候調遣。」

共算：婁文作「共集」。

12. 点著有名个个驚 都請香火掛在身

也有妻子去許願 也有父母保兒安

点：點之俗字。被點召到臺灣平亂的人個個驚慌。

請香火：到廟裡乞求護身符，以保平安。

13. 無名心中七欢喜 有名難免去出軍

只去不知生共死 拋除妻子共祖宗

七：閩南音口——(mih)，福州方言音mie³，意為「

什麼」；唯置於動詞前，應做「多麼」。

欢：歡之簡字。

只：此也。

無名：謂名字未被列在點召名冊上。名字被列在點召名冊上的人，免不了要出征。

14. 是我当初大不通 好子果然不當兵

月大只支銀乙兩 月小九錢零七分

当：當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當，目連記、金

瓶梅作「当」。

通：通曉事理。大不通，即俗話所說的「傻瓜」。

好子：好男人。

按：諺云：「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本是一般人根深蒂固的觀念，而老百姓之所以不願當兵，以其危險且月餉少故也。據姚瑩《臺灣班兵議》所載，雍正七年時臺灣班兵，戰兵月餉一兩四錢，守兵月餉一兩。此歌謂月餉小月不及一兩，其微薄可知。

15. 細想食糧無相干 營伍當兵弟路貪

只回出去若轉厝 甘願肩挑也欢喜

糧：《正字通》：糧，同糧。

細想：仔細想。

無相干：沒有關係。謂：原本還在計較俸餉微薄，可是仔細想想，有沒有糧食，在此攸關生命安危的時候，已經變得不重要了。

弟路貪：語意不詳。賴建銘以為係「第落貧」之誤，謂門第衰落，貧窮人家。

只回：此次。

若轉厝：如果能夠平安回家。

肩挑：做小販之生意。

16. 打算果然不安心 在早不皆去當兵

若得乎安轉到厝 辭糧食粥也甘心

在早：早些時候。

皆：疑為「該」之借字。

乎：「平」字之誤。

辭：辭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辭，通俗小說、

目連記等皆作「辭」。

食粥：意謂沒飯吃，只能吃粥（稀飯）。

17. 各營〈將就點兵〉 部院初十也起身

隨代英雄能戰將 凜〈威風去出征

營：營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營，通俗小說、

金瓶梅等皆作「營」。

部院：賴建銘謂指巡撫。清代各省巡撫多帶兵部侍郎及

都察院副督御史銜，故稱巡撫為部院。時福建巡

撫為呂猶龍。唯《平臺紀略》、《臺海使槎錄》

並引「諭臺灣眾民」（見明清史料戊篇）稱五月

十日領兵起程的是總督覺羅滿保。

代：「帶」之借字，即率領。隨代英雄能戰將：謂閩浙

總督覺羅滿保率領能征善戰的英雄將領一起出征。

18. 船封五百有餘隻 伐糧火藥不留停

兵道韓爺運糧草 兵馬如蟻難悉數

伐：錢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錢，嶺南逸事作

「伐」。

韓爺：指韓奕，時為糧驛道，閩浙總督令韓奕總理廈門

軍前糧餉，調撥軍需，僱募船隻諸事。

兵馬如蟻難悉數：意謂兵馬眾多，難以一一盡數。

19. 代領雄兵數千人 大小官員送起程

海不揚波有天意 順風送到廈門城

代領：婁文作「帶領」，即率領。

20. 滿老駕到入營盤 又招雄兵數百名

船主各人俱賞劄 曲蹄不想有前程

滿老：指閩浙總督覺羅滿保。

賞劄：謂以公文賞以官階頭銜。《平臺紀略》謂平臺戰

役，一共動用參將、游擊、守備、千把總一百二

十員，目兵丁壯一萬二千餘名，大小船隻六百餘

艘，舵工水手六千餘名，軍火、器械、米、鹽、

蔬菜等一切軍需，皆滿保自廈整備，靡有欠缺。

所用商船，俱發價僱募。嚮義不受值者，量給外

委、守備、千把總銜劄以鼓勵之。

曲蹄：福州方言，音 ku²¹ tɕ²¹，意為船夫。

21. 各官出馬甚威風 魏老向前領三軍

圍住淡水后路打 北路守把羅萬春

萬：萬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萬，列女傳、通

俗小說等皆作「万」。

后：婁文作「後」。

按：魏老不詳何人。依《平臺紀略》所載，前後發遣救淡水之兵共計一千七百餘名，將領為金門守備朱燕、北路營守備劉錫、澎湖協右營游擊張駭、千總李郡，未有魏、羅二官。唯攻臺將領中有將軍標右營游擊魏天錫、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猶二官姓魏，且當時清兵全攻鹿耳門，並未登陸淡水。又北路守把羅萬春，應為「北路參將羅萬倉」之誤，唯羅萬倉已於五月朔，諸羅縣人賴池等起兵響應朱一貴，三日後破縣治時戰死，歌謠採自民間，與史實未必相符。又「羅萬春」，婁文作「羅萬香」。

22. 廣東好個游提督 代兵助陣兩夾攻

廈門施老臨頭陣 澎湖林亮領先鋒

游提督：不詳何人。

施老：指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按：藍廷珍出師前，施世驃已先赴澎湖。又此次出征，以澎湖右營守備林亮、安平協千總董方為前鋒。

23. 教場點兵亂紛 先打鹿耳第一門

南灣總兵藍碧金 人強馬壯果威風

按：臺灣北、中、南三路皆有港門可入，中路鹿耳門距府治最近。初，總指揮官藍廷珍命各船分三路進發，到了半路，各主將遵照命令拆開藍廷珍預交的信，上面寫著「全攻鹿耳門」五個字。於是各船俱朝

中路鹿耳門前進。至今臺南仍流傳「全攻鹿耳門」這句俗話。

灣：「澳」字之誤。南澳總兵為藍廷珍，歌謠做藍碧金，如非誤記，則疑有諷刺，說見下章。

24. 水師提督三千軍 戰船擂鼓響咚咚

也是我主大福氣 水党三丈起北風

水党三丈：党，疑為「漲」之借字。《平臺紀略》云：攻臺當日，海靈助順，潮水上漲八尺。

又云：施世驃船到鹿耳門時，乘潮入安平。蓋安平地處多沙，退潮時船隻不易泊岸，攻臺時正好漲潮，故曰：「我主大福氣」。

按：「我主」指康熙皇帝。

25. 總督行兵真如神 內中計謀似孔明

十六兵破安民鎮 擒拿多賊難數人

難：難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目連記、金瓶梅作「難」。難數人，謂俘獲之叛賊眾多，難以盡數。

按：安民鎮，應為「安平鎮」之誤。六月十六日黎明，清軍抵鹿耳門，與朱一貴所部激戰，朱一貴敗走，林亮、董方等登安平鎮城。

26. 陣中拿住朱一貴 國公軍師共九人

二十廿一滅賊所 廿二出榜就安民

國：國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國，三國志平話

、目連記作「國」。

按：據《平臺紀略》，六月二十、二十一日清兵與朱一貴部衆在臺南近郊西港仔、蕭壠、麻豆、蘇厝甲與蔦松溪等地激戰，朱一貴敗，營壘盡失，乃率所部北遁。

又：《平臺紀略》、《東征集》皆謂出示安民收復府治（即六月二十三日）後，此言六月二十二日，誤。

又：朱一貴被擒在閏六月八日，地點在諸羅縣月眉潭莊民家，與朱一貴同時被擒者，有國師王玉全，國公翁飛虎與都督張阿山三人。《臺灣通史·朱一貴傳》：「一貴之北去也，駐大穆降，廷珍以參將王萬化林政等南下，收鳳山縣，顏子京鄭定瑞等拒戰不利，遂被殺，以游擊林秀薄有成等攻大穆降。一貴走灣裡溪，清軍追之，走下茄冬。初漳浦人王仁和往來溝尾莊，與莊人楊石善，知其族楊旭楊雄等爲一方巨擘，可與謀。以言餉之，石許焉。仁和密告廷珍，各與以守備千總銜，令擒一貴。而蘇山黃遵爲李祖賈書於楊旭，亦與謀。於是密糾溝尾等莊鄉壯以待。閏月初五日，一貴率千數百人至，旭雄椎牛饗之，許號召六莊子弟以助。一貴曰：能如是，豈唯孤受其賜，其自太祖以下實嘉賚之。翌日，赴月眉潭莊，雄邀其歸，薄暮大雨，分所部居，集六莊鄉壯佯爲守護，潛以水灌所帶之礮，夜闌大呼，一貴驚起，伏者盡出，遂被擒。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在焉。吳外陳卻率衆突圍出，餘多走。」由此可知朱一貴非爲清軍所獲，而是藍廷珍收買楊

旭等於閏六月初八日誘捕朱一貴。又同時被捕者只有四人，唯在北京被處死者，除中興王朱一貴、國師王玉全外，有國公七人：翁飛虎、杜君英、李勇、吳外、陳印、陳福壽與江國論，合計九人。

27. 廿三兵進臺灣府 依旧地方得勝回

可喚一夥矛賊党 共計討死數萬人

旧：舊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舊，金瓶梅作「旧」。

按：《平臺紀略》云：「辛亥（六月二十一日）初昏，藍廷珍留所部官兵三分之一會攻府治，癸丑（六月二十三日）水師提督（施世驄）與藍廷珍俱會府治，萬姓歡呼，復見天日，家家戶外設香案，拜迎王師。」

28. 廿四回兵唱凱歌 人々歡喜慶昇平

登船過海如風快 共頌征台有功勞

按：據《平臺紀略》，清軍收復府治後，遣外委守備陳章飛航至廈，赴總督覺羅滿保軍前報捷。

29. 押解反賊一千人 离船登解廈門城

滿老坐堂未審問 嚴刑夾棍招寔情

千：疑爲「干」字之誤，謂與朱一貴造反有關之犯人，即俗稱之「一千人犯」。

离：離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離，取經詩話、通俗小說等皆作「离」。

未：來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來，古今雜劇，橋紅記作「未」。

寔：古通「實」字。詩召南「寔命不同」，釋文：「寔，韓詩作實」。左傳桓六年「寔來」，杜注：寔，實也。

按：《平臺紀略》：「（楊）旭縛一貴等置牛車，赴八掌溪交游擊林秀，王仁和馳報藍廷珍。廷珍令解赴施世驃軍前，而自往會訊。一貴尙自尊大，欲與提軍抗禮，昂然而立。廷珍至，叱之跪，一貴猶妄稱「孤家」，詞甚不遜。廷珍怒，命捶其足。於是一貴及其黨皆跪，伏罪請死。乃檻送廈門，聽總督覺羅滿保解京正法」。《臺灣通史·朱一貴列傳》：「旭縛一貴置牛車，赴八掌溪，交游擊林秀，解赴施世驃營，廷珍會訊。一貴岸然立，廷珍叱之跪，不從，廷珍罵曰：朝廷深仁厚澤，待汝不薄，汝何反，速自陳。一貴曰：孤爲大明臣子，興師光復，何言反？汝等堂堂漢人，甘心事虜，乃真反爾。廷珍怒，命捶其足，至不能立，伏地而號。顧飛虎曰：大丈夫死忠義爾，事之不成，天也，卿其無懟。對曰：君有所命，敢不勉從。於是檻送廈門，滿保命解赴北京」據此，則審訊朱一貴者應爲施世驃與藍廷珍，地點在府治臺南。

30. 一貴堂下托言陳 部院大人听原情

造反不為別事故 臺灣府尊害生靈

听：聽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聽，通俗小說、

白袍記等皆作「听」。

原情：即實情。

部院大人：此指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如前所述，覺羅滿保並未審訊朱一貴；唯朱一貴解京後，由刑部會同步兵統領衙門會勘。此謂部院大人，或係指此。

31. 提督文書報分明 文武官員俱知情

撫院將軍開報看 滿心欢喜福星臨

撫院：指巡府衙門，當時福建巡撫爲呂猷龍。《平臺紀略》：「閏六月朔日庚申，陳章報捷至廈門。總督滿保檄藍廷珍署理臺灣鎮總兵官事。會巡撫呂猷龍繕疏以捷聞，則施世驃在臺灣軍中，已先自題奏上達矣。」

32. 省城好個按察使 不派民夫半工力

民愿恩官侯萬世 何幸相逢重清廉

按察使：疑指董永艾。《平臺紀略》記康熙皇帝聞報，除諭臺灣衆民，又敕浙江將軍塔拜，以甲二千赴閩協防。《平紀紀略》又云：「巡撫呂猷龍按察使董永艾迎勞於浦城，辦理夫船。永艾素有才名，方嚴不阿，一路問民疾苦，捐俸錢恤災傷，多方撫慰，故兵行而民不擾。浙兵至閩，欲借宿民居，呂猷龍不可。召兩司計議。永艾曰：『靖亂以安民爲本，若宿民居，民不堪也！』命署福州府馮璽分撥諸佛寺居之。於是浙兵駐閩者數月，得相安一無所苦。」

「此言「不派民夫半工力」「何幸相逢重清廉」似指此。

33. 廿五廈門解起程 押解兵官數百人

三日解出泉州府 直出東門外面行

按：據《聖祖實錄》，七月二十五日甲寅奉旨解京，囚車由廈門先至泉州。

34. 十里鼓樓多熱鬧 行出看見洛陽橋

上田蟠龍惠安縣 白水楓亭慢慢行

熱：熱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熱，白袍記、嶺南逸事作「熱」。

洛陽橋：在泉州東北城外，為通惠安縣所必經。

按：囚車由泉州，經洛陽橋至惠安縣。

35. 沙溪十里到長嶺 四十里過興化城

涵頭行過是江口 蒜頭蘇溪又着行

興：興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興，列女傳、三國志平話等皆作「興」。

行：婁文作「走」。

按：路遠驛疏，行人無所依托，故驛與驛間皆視路程遠近，酌予設舖，以待客。蘇溪舖、蒜嶺驛，皆在福清縣。囚車由惠安縣經興化城，再過涵頭，入福清縣蒜嶺驛。

36. 漁溪金印宏路驛 五里高車到太墟

磨石行過尚書嶺 尤模坊口又隔夜

宏路驛：《福州府志》卷二十公署（附驛遞）：宏路驛

在福清縣西。又漁溪舖、金印舖、磨石舖在閩清縣，尤模舖在閩縣。

按：《福州府志》卷二十公署（附驛遞）又曰：「南路

由閩縣至福清縣，抵興化府莆田縣界。」由此可知：囚車由蒜嶺驛經宏路驛，向閩縣福州城前進。

37. 拔過青舖共藍舖 烏龍過行三角程

城門黃山鄉下路 白湖亭在面前存

過行：婁文作「行過」。

三角程：程，或作「埕」，與青舖皆在林森縣福州市東郊。

面前存：即前面，「存」字置於形容詞後，為福州評話特有的句式，說見第四章。

38. 下渡紅牆十境廟 梅塢嶺過倉前度

看見大橋心歡喜 中亭漁貨兩邊牌

邊：邊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邊，嶺南逸事作「边」。

牌：「排」之借字。謂魚貨排列在兩邊。

39. 小橋一派賣青果 坎片崎上掛衣裳

橫街巷口酒米店 惠澤境上做灯笼

澤：澤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澤，嶺南逸事作「泽」。

灯：燈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燈，通俗小說、

古今雜劇作「灯」。

籠：籠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籠，通俗小說、

目連記等皆作「籠」。

40. 橫山文山吉祥山 吉中坊口鑄銅鏡

兩邊粉店多鬧熱 鞦鼓洋頭克剋人

鑄：鑄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鑄，白袍記、嶺

南逸事作「鑄」。

鏡：音現，小鑿也。穿木之器曰鑿。然鑿不應以銅爲之

，此疑爲「鏡」字之誤。

鬧：鬧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鬧，古今雜劇、

金瓶梅作「鬧」。鬧熱，即國語之熱鬧。

鞦鼓：福州方言，謂冒鼓爲鞦鼓。

克剋人：福州方言。剋，擁擠也。

41. 乞食洋當兩邊叫 古蹟橋邊祖廟前

洗馬橋下九仙舖 斗中一派人做鞋

叫：疑爲「叫」之誤。

廟：廟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廟，通俗小說、

目連記等皆作「廟」。

洗馬橋：《福州府志》卷九津梁：洗馬橋，城外南濠

也，以木爲梁。

乞食洋當兩邊叫：疑爲乞丐在祖師廟前向人乞討。

42. 板橋城邊做菜担 行進南門學院前

過了安泰橋一座 榜眼坊過還朱門

還：還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還，通俗小說、

金瓶梅等皆作「還」。

學院：即提督學院。《福州府志》卷十八公署，提督學

院在南門大街東。

安泰橋：《福州府志》卷九津梁：安泰橋，在南門街。

43. 到任橋上看景致 總督轅門在眼前

一直就是古樓下 轉灣解進太府堂

到任橋：《福州府志》卷九津梁：「到任橋，在雙門

內。」

總督轅門：《福州府志》卷十八公署：「總督部院署在

宣政街西……康熙二十年總督姚啓聖市民居

拓南數十步建牙置轅門。」

太府堂：《福州府志》卷十九引《福建通志》云：「福

州府治，中爲大堂，堂之南爲儀門，儀門外

東土地祠，西迎賓館，南爲大門獄。」

一直：一直走。

44. 九人拘禁府監內 看守天明又過堂

遵旨起解離福省 欽限一月到京城

府監：即福州府大門獄。

按：囚車由福州南路進入福州府。再由城之東南沿南門

街進入府治。作者對福州城極爲熟悉，故囚車所到

之處介紹亦極詳盡。因須遵照皇帝命令，限期一個

月押解至北京，所以囚車由福州城繼續出發，不敢

逗留。

45. 城守徐爺做長解 一文一武就出門

古樓上面時辰牌 弓箭搭袋兩邊排

樓：樓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樓，列女傳、通俗小說等皆作「樓」。

古樓：疑即譙樓。《福州府志》卷十八公署：「譙樓，在儀門南，……宋嘉祐八年元絳更爲雙門，上建樓九間，熙寧二年，始造滴漏，有鼓角更點。」
長解：押送人犯曰解，長解，即解長。此謂城守徐爺擔任解長，另一文一武之護解二人，押解朱一貴赴京正法。

46. 左手轉灣開元寺 右手行出西門街

解到鳳凰祭酒嶺 面前看見洪山橋

看：看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看，古今雜劇，金瓶梅作「看」。

開元寺：《福州府志》卷十六寺觀：「開元寺，在閩縣城左一坊芝山南。」

按：開元寺，內殿供奉大鐵佛，是福州市著名古寺，建於宋初，頗具規模。

按：鳳凰池、祭酒嶺、洪山橋皆在福州市西，今屬林森縣西湖區。其中橫臥閩江上的洪山橋，全部以巨石砌建，頗爲壯觀。

47. 接官亭边忙下水 員店懷安在眼前

虫口甘樛竹崎所 葉陽白沙大麥溪

接官亭：《福州府志》卷十八公署：「接官亭，在洪山橋左南門外。」

按：甘樛、竹崎、白沙皆在（侯官）縣治西偏北閩江岸。

又：《福州府志》：「侯官縣白沙驛，上至（古田縣）水口驛一百二十里」。可知白沙設有驛站。

48. 梅埔十里閩清口 走過瓜園日斜西

小箸大箸相連里 起身五里安仁溪

園：園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園，通俗小說、三國志平話等皆作「園」。

按：閩清口、大箸里、小箸里皆在閩江岸。

49. 謝灣牛頭水口驛 灣口鵝洋到黃田

行上角口專五館 跳過双杭到尤溪

驛：驛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驛，嶺南逸事作「驛」。

双：雙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雙，列女傳、目連記等皆作「双」。

按：水口驛、黃田驛皆在古田縣，兩地相距五十里。

50. 九里潭過白沙舖 再行三里岳溪橋

行過葫蘆山一座 牽頭看見七里亭

芦：蘆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蘆，通俗小說、

目連記等皆作「芦」。

幸：舉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舉，取經詩話、通俗小說等皆作「幸」。

按：白沙舖、岳溪橋皆在南平縣東南。

51. 延平府城到鴨蛋 湖尾行過整頭橋

金鈎灘過房村口 延建地方此中分

灘：灘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灘，嶺南逸事作「灘」。

按：延平府城在今福建省南平縣。囚車由福州府古田縣沿閩江來到延平府城（今南平縣）後，再沿閩江支流建溪沿岸北上建寧府（府治在今建甌縣）。據《八閩全鑑》建寧府疆域圖，房村口，「村」作「邨」。房邨口，正好在延平府與建寧府交界處。

52. 八仙舖過南雅口 謝坑劉坑臨江門

建寧府出下梁地 五里慢行桃李村

南雅口：在建寧府治（今建甌縣）南。

53. 葉坊進步雙溪口 行過青州七里灘

桑村舖半到水吉 許洲舖過大羅灘

羅：羅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羅，通俗小說、目連記等皆作「羅」。

水吉：福建省縣名，在建甌縣北。

54. 搭嶺南崖蓮花石 樵嶺張頭老鼠灘

太平橋過洪渡口 建寧五日是浦城

搭嶺：位於建甌縣與浦城縣交界處。

浦城：福建省縣名，舊制屬建寧府。

按：囚車由建寧府城沿建溪，經水吉縣，北往浦城。

55. 五里亭過八里店 十里亭過畫牆頭

五顯嶺過來山店 柳家敦過楓嶺營

畫：畫之俗字。

按：據《八閩全鑑》，浦城分爲縣東鄉、西鄉、南鄉與北鄉。八里店、畫牆頭、五顯嶺與柳家敦（應作墩）均爲北鄉村名。

56. 龍溪龍井仙霞嶺 保安蘇嶺江即街

解到清湖三日路 走到衢州一座城

仙霞嶺：在浙江、福建與江西三省交界處，唐黃巢關山開道七百里，爲交通要道。

衢州：府名，府治在西安，屬浙江省，民國廢。

清湖：婁文作「清做」，未詳何處。按：「湖」疑爲「湖」之誤。清湖，在浙江江山縣南十五里，爲閩、浙水陸要衝，古屬衢州府。

按：囚車由福建省建寧府浦城縣，經仙霞嶺，進入浙江省。

57. 龍遊蘭溪到胥口 望見十陵釣魚台

桐江鮑過桐芦縣 富陽江口是杭州

龍遊：今浙江省縣名，龍遊舊屬衢州府。遊，或作游。

蘭溪舊屬金華府。

十：婁文作「子」。按：漢嚴光（字子陵）釣魚台在今浙江省桐廬縣西富春山上。

駟：婁文作「駛」，按：疑為「駟」之誤。本為送公文書所用之馬，俗借作「驛」。據《明代驛遞制度》：「桐江驛，在桐廬縣治東。」

富陽江：應作富春江，浙江流經富陽縣南，亦稱富春江。

58. 北新關口忻下水 七里橋過落瓜橋

石門鎮過金橋鋪 一直解到藕州城

北新關：在浙江杭縣北武林門外十里，商旅輻輳。

忻：《說文通訓定聲》：「忻，假借為欣」，又前云：

「接官亭邊忙下水」，句法與此同，故「忻」字亦可能是「忙」之誤。

藕：蘇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蘇，白袍記作「藕」。

按：杭州當運河南端終點，故囚車在此接水路至蘇州。

59. 姑蘇城外楓橋下 夜半鐘聲到客船

二盲二目嘉興府 再討河船過鎮江

姑蘇：今江蘇省吳縣，為明代蘇州府治。「姑蘇城外楓

橋下，夜半鐘聲到客船」，歌仔作者套用張繼

《宿楓橋》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二盲二目：語意未詳。按：盲，福州方言與閩南方言皆

音 man³，與「暝」同，疑「盲」為「暝」之借字；「目」疑為「日」之誤。二暝二日，即兩天兩夜。

討：要，或搭也，討河船，即坐船。

鎮江：今江蘇省省會，明代為鎮江府治。

60. 京口俚中無垂稅 又到常州馬頭前

過了揚子江一座 揚州起路面前存

京口：即今之鎮江縣，有驛站在府城大西門外。

俚中無垂稅：語意不詳。

馬：疑為「碼」之誤。

揚子江：長江在江都至鎮江之間，古稱揚子江。

按：以上所記地名似有錯亂，根據明代驛路圖與清代主要陸路交通路線圖，依序應為杭州、嘉興府（府治在今浙江省嘉興縣）、蘇州、常州，再由常州經鎮江到揚州。

起路：婁文作「起程」。

61. 南留智過北留智 七日牢車到山東

來到濟南真之府 遠望見濟南州

濟：濟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濟，列女傳、目連記等皆作「濟」。

北留智：鎮名，在直隸（今河北省）景縣南，東接山東德縣界，其南有南留智鎮。

62. 三日又到白州府 真之關口是北京

太明府過六日路 解到北京順天城

白州府：未詳何處。

太明府：疑爲「大名府」之誤。大名府，在今河北省大名縣。

按：據《聖祖實錄》，九月十日丁酉，朱一貴解至京師，著（命令）刑部會同步軍統領衙門將此事詳勘（詳細審問、勘驗獄辭）。

63. 五更三點王登殿 啓奏皇王萬三君

聖上見奏龍顏怒 逆賊連入罵几聲

三：歲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歲，嶺南逸事作「三」。

几：幾之簡體。

聲：聲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聲，列女傳、嶺南逸事等皆作「声」。

64. 謀反大逆罪不小 五馬分尸在市曹

一貴到此方知悔 曉的世事骨也無

尸：古通屍。五馬分屍，磔刑（車裂之刑）之俗稱。

到此：婁文作「到京」。

按：據《臺灣通史》，朱一貴既解京，其後，杜君英等亦解至，與一貴對質。訊之曰，朱一貴仍告以欲復大明爾。於是與李勇、吳外、陳印、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俱被磔，親屬同坐。杜君英、杜會三、陳福壽以就撫故，斬於市。《平臺紀略》則謂朱一貴等俱凌遲處死，《聖祖實錄》與《朱一貴謀反殘

件》（見明清史料丁篇）更言康熙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戊寅，依謀反律，將朱一貴等凌遲處死。

曉的世事骨也無：語意似爲：當朱一貴明白不可造反時已來不及，連骨頭都不見了。婁文作「曉的世事有若無」。

65. 好笑反賊朱一貴 養鴨村夫濫小人

只因愛代冲天帽 律法三千罪不輕

愛：愛之俗字。

代：婁文作「戴」。

冲天帽：意同通天冠。按：朱一貴稱中興王時，頭戴通天冠，黃袍玉帶。唯此帽制清朝已廢，朱一貴係取自俳優，故民間有謠曰：「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朱一貴之年號），六月還康熙」。

66. 早知皇帝未易做 愿安養鴨也甘心

編成一本台灣歌 萬古流傳做罵名

愿：通願，即情願、甘心也。婁文「愿安」作「平安」。

甘心：即心甘情願、滿足。

萬古流傳做罵名：婁文作「萬古流傳到如今」，黃秀政「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作「萬古流芳到如今」，蓋臺灣老百姓的看法與原作者不同，故加以修改。

三、〈臺灣朱一貴歌〉與史籍記載之比較

由第二章〈臺灣朱一貴歌〉之內容註釋與按語中，可知作者對於朱一貴事件中重要史事之交代，大都與史實相符，唯細節部份略有出入，今就其大者歸納於後：

(一) 〈臺灣朱一貴歌〉與史籍記載相同處

對照〈臺灣朱一貴歌〉與藍鼎元之《平臺紀略》、朱一貴之亂、連橫《臺灣通史》、朱一貴列傳，其相同者如下：

- (1) 朱一貴以養鴨為業，假冒大明後裔，聚眾謀反，殺害官兵數百人後直逼臺南府城。
- (2) 臺灣總兵歐陽凱，率領官兵馳援，清軍內亂，歐陽凱忠勇殉職，守備馬定國自刎身亡。
- (3) 臺灣知府王珍等，於歐陽凱兵敗後，倉皇逃往澎湖。
- (4)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獲知臺灣亂起，立刻趕赴廈門，俾便穩定軍心，並籌謀平亂事宜。
- (5) 清軍過海平亂時，以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驄為主力，林亮為先鋒，並直攻臺南鹿耳門。於六月十六日一舉攻陷安平鎮，二十、二十一日又敗朱一貴主力部隊，二十三日收復臺南府城。
- (6) 朱一貴在臺被捕後，先解赴廈門，經初步審訊後於七月二十五日奉旨解京。朱一貴等最後被判處磔刑，亦即民間所謂的五馬分屍。除此之外，囚車由廈門起程，經泉州、惠安、興化、福州、延平、建寧、浦城；進入浙江省衢州、杭州；過江蘇省蘇州、鎮江、揚州；再經山東省濟南，抵達北京順天城。對照明代驛路圖（附錄

二）、清代主要陸路交通圖（附錄三），除了杭州至揚州一段因水路交換，地名似有錯亂外，其餘記載大致符合。

(二) 〈臺灣朱一貴歌〉與史籍記載相異處

〈臺灣朱一貴歌〉所述，與史實明顯不符者，有以下五處：

- (1) 朱一貴於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起事，〈臺灣朱一貴歌〉以為四月念九（即二十九日）。
 - (2) 當時臺灣總鎮（即總兵官）為歐陽凱，〈臺灣朱一貴歌〉謂「周老總鎮陣上亡」，明顯錯誤。
 - (3)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獲知臺灣亂起，檄南澳總兵藍廷珍領兵過海平亂；〈臺灣朱一貴歌〉未凸顯藍廷珍之統帥地位，並將其名字誤記為藍碧金。
 - (4) 藍廷珍統帥清軍渡海後，直攻鹿耳門，並未登陸淡水，〈臺灣朱一貴歌〉謂清軍「圍住淡水后路打，北路守把羅萬春；廣東好個游提督，代兵助陣兩夾攻」，顯然與史實不符。又北路參將羅萬倉，〈臺灣朱一貴歌〉誤為北路守把羅萬春，而且羅萬倉已於五月四日賴池、賴元改、萬和尚等攻陷諸羅縣治時陣亡。
 - (5) 朱一貴被清兵打敗，北走嘉義下茄冬。藍廷珍透過漳浦人王仁和買通溝尾莊民楊石、楊旭等，誘捕朱一貴。
- 〈臺灣朱一貴歌〉謂朱一貴被清軍捕獲。
- (三) 〈臺灣朱一貴歌〉與史籍記載相異處之探討
- 查考〈臺灣朱一貴歌〉與史籍記載之所以有異，除了作者行文力求精簡，講究故事之戲劇效果，因而與史實有所出

入外，原因可能有以下數點：

(1) 消息得自道路傳聞：這可能有兩種情形：①作者未參與戰役，消息間接得自道路傳聞；②作者未參與戰役，根據所得資料改編；而該資料作者亦未參與戰役，消息得自道路傳聞。而以上兩種情形都有可能。藍鼎元《平臺紀略》序云：

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靖臺實錄》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愀然起，喟然嘆也。曰：嗟乎！此有志著述，惜未經身歷目睹，徒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事，多謬誤舛錯。將天下後世以為實然，而史氏據以徵信，為害可勝言哉！

由此可知，當時確有依據道路傳聞成書者，內容謬誤舛錯，藍鼎元耽心後世史家據以徵信，故奮起撰述《平臺紀略》。

按：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云：有關臺灣朱一貴謀反事，「漳浦諸生藍鼎元著有東征集、平臺記略，諸羅教諭蔡芳有平臺始末，同安黃耀炯有靖臺實錄，言之詳矣。」則《靖臺實錄》即為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黃耀炯所著，黃氏「未經身歷目睹，徒得之道路傳聞」，故消息難免有誤。又《平臺始末》作者諸羅教諭蔡芳，據《諸羅縣志》：蔡氏「晉江人，乙卯舉人，康熙六十年擔任諸羅縣儒學教諭，雍正二年，陞陝西延安府清澗縣知縣」。蔡氏雖身歷變亂，但未置身行伍，在過去資訊不發達之情況下，所得之消息亦無法完全正確。姑不論《臺灣朱一貴歌》作者是據道路傳聞，或係根據以上二書改編，內容與史實有所出入，固在所難免。

(2) 傳抄刊刻之誤：歌謠原本流播於民間，流傳一久，民衆隨口改訂，本身就具有變異性。加以歌冊一向不受重視，

其刊刻不如典籍嚴謹，更談不上精刻細校，故訛誤所在多有。如石氏藏本《新刊臺灣朱一貴歌》云「龍遊蘭溪到胥口，望見十陵釣魚臺」，「十陵」顯然是「子陵」之誤；又「二瞑二日」誤為「二盲二目」，「一千人」誤為「一千人」，鑄銅「鏡」誤為鑄銅「鏡」，桐江「駟」誤為桐江「駟」；故「四月十九」，可能先誤為「四月二十九」，再誤為「四月念九」。

(3) 宣揚清軍之聲威：《臺灣朱一貴歌》作者為清政府說話，既歌頌清康熙皇帝「大清帝主座龍廷，萬國來朝賀太平」；文武安邦能定國，海不揚波樂萬民」，又讚美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領軍有方：「總督行兵有如神，內中計謀似孔明」，當然鹵莽如「村驢」的朱一貴，自然難逃被清兵捕獲的命運。立場不同，結果自然有異；一如臺灣《鴨母王朱一貴》布袋戲，導演謂朱一貴見大勢已去，自刎而死（註六），不願見到心目中的英雄被清兵殺害，道理是一樣的。

(4) 作者別有諷刺：朱一貴之所以起事抗清，原因是臺灣知府委派次子攝理鳳山縣政，而縣官「事苞苴，徵稅苛刻，縣民怨之」，故《臺灣朱一貴歌》作者藉朱一貴之口一再地加以譴責，如「可惡奴才害生靈」、「造反不為別事故，臺灣府尊害生靈」；而對清官則加以表揚，如「省城好個按察使，不派民夫半工力；民愿恩官侯萬世，何幸相逢重清廉」。據此推測，征臺統領南澳總兵藍廷珍，作者未凸顯其統帥水路大軍過海平亂之地位，不直稱其名，而稱之為「藍碧金」，似別有諷刺。

按：藍廷珍，字荊樸，福建漳浦人，以平定朱一貴之亂，有功朝廷，屢受御賜。藍氏曾以世宗諱「胤禛」，而自己

名廷珍之「珍」與胤禎之「禎」有同音之嫌，於雍正元年八月奏請賜准改名「廷瑛」，唯未被同意（註七）。

又：藍氏本人操守不佳，小者貪圖賄賂小利，大者冒名支餉，備受輿論批評。雍正皇帝除親自予以告誡勉勵（註八）外，曾轉飭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善為勸戒（註九），並轉飭海壇鎮臣朱文宣著實勸勉（註十）。藍氏亦奏云「臣不學無術，義利不明，以致操守不能鞏固，皇上既有見聞，不立賜罷斥，而猶溫旨訓誨，臣敢不痛自改悔，潔己奉公，事事效法吳陞，務使暮色絕苞苴之跡，暗室無衾影之慚，庶可以仰副訊旨，下盡職守。」（註十一）

藍廷珍，為名將藍理之後，藍理因貪婪酷虐，剋扣兵丁錢糧，貽害地方，屢為督臣彈奏（註十二），而藍廷珍人格上又有此瑕疵，則〈臺灣朱一貴歌〉作者稱其「藍碧金」，或導因於此。

四、〈臺灣朱一貴歌〉作者考索

一般而言，提到閩臺「歌冊」，自然會與閩南方言劃上等號，臺灣與廈門出版的如此，就算是上海出版的歌冊，亦不例外。如上海開文書局出版歌冊，末頁就常有如此說明：

本局所編歌本，向以漳、泉俗語土腔編成白話，……茲將本歌內中借用白字表出，利閱者注意：「加己」作自己講，「代志」作世事講，「賣」字作不字講，「歸大辟」作大多數講，「最」字作多字講，「繪」字作快字講，「咚」字作透字講，「哉」字作知字講，「不通」作不可講。

〈臺灣朱一貴歌〉以歌仔的形式出現，與一般歌冊不易

分辨，所以九年前筆者撰寫「臺灣閩南語說唱文學『歌仔』」之研究及閩臺歌仔敘錄與存目時加以收錄。之後，有關閩臺「歌冊」的書目，亦都將它納入，視之為閩南語歌仔冊。然則〈臺灣朱一貴歌〉是真的土生土長的閩南語歌冊嗎？今擬從下列四點加以分析考索。

（一）從詞彙之分析考索

〈臺灣朱一貴歌〉在詞彙的運用上，福建共通的方言甚多，今條列其容易判別者於后：

1. 四月念九戌時後，「起手」就殺數官員。意為開始。
2. 怕死奴才何所用，「罔」在人間作個人。意為隨便。
3. 各營共算兵五百，即刻「起身」守廈門。意為動身。
4. 各營營將就點兵，部院初十也「起身」。意為動身。
5. 無名心中「七」歡喜，有名難免要出軍。意為甚麼，此作「多麼」解。

6. 只去不知生「共」死，拋除妻子共祖宗。意為與、和。
7. 「只回」出去若「轉厝」，甘願肩挑也歡喜。意為這回；回家。

8. 若得平安「轉到厝」，辭糧食粥也甘心。意為回到家。
9. 是我當初大不通，「好子」果然不當兵。意為好男孩。
10. 打算果然不安心，「在早」不皆去當兵。意為以前。
11. 船封五百有餘「隻」，錢糧火藥不留停。意為艘。
12. 可笑一夥矛賊黨，共計「討死」數百人。意為找死（罵人語）。

13. 「乞食」洋頭兩邊叫，古蹟橋頭祖廟前。意為乞丐。
14. 板橋城邊做「菜擔」，前進南門學院前。意為一對簍筐。

組成的擔子。

15. 城門黃山鄉下路，白湖亭在「面前」存。意為前面。
16. 過了揚子江一座，揚州起落「面前」存。意為前面。
17. 兩邊粉店多「鬧熱」，鞦鼓洋頭克剋人。意為熱鬧。
18. 「二盲二目」嘉興府，再討河船過鎮江。疑為「二暝二日」之誤，即二天二夜。

所用語彙以北方官話，或閩南方言無法解釋，而為福州當地方言者有：

1. 船主各人俱賞筍，「曲蹄」不想有前程。

據民國二十二年出版鄭宗楷編《福州便覽》方言篇云：船夫叫「曲蹄」。

按：福建附近閩江中，以舢舨小船為家，承攬貨物運輸，間可載客的船夫，俗稱曲蹄，屬於蟹戶。《辭海》：蟹戶，蟹族，亦作蟹，或作但，本古南蠻之一種，今閩粵沿海地方尚有之。以捕魚為業者，俗稱魚蟹；取蠔者，俗稱蠔蟹；伐山取木者，俗稱木蟹；又有採珠者，俗稱鳥蟹戶。多以舟為家，亦稱龍戶。舟居多曲其膝，俗又呼為曲蹄。

2. 兩邊粉店多鬧熱，鞦鼓洋頭克剋人。

據乾隆十九年刊本《福州府志》卷二十四〈風俗、方言〉云：謂冒鼓曰鞦鼓。

又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福州方言詞典》云：剋，擁擠也。

再者：閩南方言謂養鴨為「飼鴨」，福州方言則與北方官話同謂「養鴨」。除此之外，歌云：「揚州起路面前存」，此一「存」字用法，無論是北方官話或是閩南方言均極少見，但福州評話則俯拾皆是，如《楊國顯失印》的「直進門廳裡

面存」、《七封書》的「拘禁華亭監中存」、《玉支璣》的「穿在死屍身上存」。

又《臺灣朱一貴歌》中從未出現如「某人一時有主意」、「某人一時無計智」、「某人一時到伊庄」等之閩南語歌冊套語（註十三），而其開頭「大清帝主座龍庭，萬國來朝賀太平」；文武安邦能定國，海不揚波樂萬民」，亦與福州評話常用的套語類似，如：

福州評話《九更天》為「商朝傳下二十七帝，紂王帝主座龍庭」

福州評話《刁南樓》為「大明傳下第三帝，永樂帝主座龍庭」

福州評話《橄欖記》為「大清傳下第四帝，乾隆帝主座龍庭」

由此，更可以看出《臺灣朱一貴歌》與用福州方言說唱的福州評話有密切的關係。

（二）就用韻之分析考索

閩臺歌仔之用韻一向極為寬緩，不似古典詩歌格律之講究，宣統三年廈門文德堂《冷宮歌》談到歌仔的唱法說：

「歌中四句謂一耙（或稱葩），每耙或三土韻或四韻，或半耙二韻。凡遇每耙三韻，第三句緊連第四句，以接第一第二之韻。」

可見歌仔一般分為四句一組，一組中可以句句押韻，也可以第一、第二句押韻，第三、第四句押韻，但大都是第一、二、四句押韻。今用閩南方言觀察《臺灣朱一貴歌》前四耙的韻字如下：

(1) 庭 ting⁵ 平 ping⁵ 國 kok 民 bin⁵
 (2) 情 cing⁵ 人 jin⁵ 反 huan² 靈 ling⁵
 (3) 紛 hun 風 hong 貴 kui³ 宗 cong
 (4) 行 kian⁵ 門 mng⁵ 後 au⁷ 員 guan⁵

以上 in 與 ing, n 與 ng 不在同一韻部，又第十六耙

16 心 sim 兵 ping 厝 chu³ 心 sim

in 與 ing 亦不在同一韻部，整首歌仔都有此一現象，讀起來缺少韻味。（以上標音根據邱文錫編《實用華語臺語對照典》，右上角 2 代表陰上，3 代表陰去，5 代表陽平，7 代表陽去，空白代表陰平，尾音 不 爲入聲。）

但福州方言則不然，它不論是舌尖的 ɲ，或是雙唇的 ɲ，全都變成舌根鼻音 ɲ，所以幾乎都可以押韻。

〈臺灣朱一貴歌〉全部二百六十四句，每四句一組（即所謂的一葩），共計六十六組，今將其每組四句，各句末字福州方言讀音以國際音標標示如下：

①	②	③	④
01. 庭 ting ⁵	平 paŋ ⁵	國 ko ²³	民 miŋ ⁵
02. 情 tsing ⁵	人 iŋ ⁵	反 huan ³¹	靈 iŋ ⁵
03. 紛 huŋ ⁴⁴	風 huŋ ⁴⁴	貴 kuoi ²¹³	宗 tsuŋ ⁴⁴
04. 行 heing ⁵³	門 muoŋ	後 hau ²⁴²	員 uoŋ ⁵³
05. 惶 huoŋ ⁵³	門 muoŋ ⁵³	人 iŋ ⁵³	門 muoŋ ⁵³
06. 人 iŋ ⁵³	臣 siŋ ⁵³	死 si ³¹	尋 siŋ ⁵³
07. 府 hu	停 tiŋ ⁵³	用 yŋ ²⁴²	人 iŋ ⁵³
08. 亡 uoŋ ⁵³	園 huoŋ ⁵³	五 hu ³¹	門 muoŋ ⁵³
09. 曉 niu ³¹	聞 uŋ ⁵³	報 po ²¹³	量 luoŋ ⁵³
10. 忙 mouŋ ⁵³	門 muoŋ ⁵³	害 hai ²⁴²	文 uŋ ⁵³
11. 傳 tuoŋ ⁵³	門 muoŋ ⁵³	百 pai ²³	門 muoŋ ⁵³
12. 驚 kiŋ ⁴⁴	身 siŋ ⁴⁴	願 nuoŋ ²¹³	安 aŋ ⁴⁴
13. 喜 hi ³³	軍 kuŋ ⁴⁴	死 si ³¹	宗 tsuŋ ⁴⁴
14. 通 tuŋ ⁴⁴	兵 piŋ ⁴⁴	兩 luŋ ³¹	分 houŋ ²⁴² , huŋ ⁴⁴
15. 干 kaŋ ⁴⁴	貪 taŋ ⁴⁴ , 貧 piŋ ⁵³	厝 tsuo ²¹³	喜 hi ³³
16. 心 siŋ ⁴⁴	兵 piŋ ⁴⁴	厝 tsuo ²¹³	心 siŋ ⁴⁴
17. 兵 piŋ ⁴⁴	身 siŋ ⁴⁴	將 tsuoŋ ²¹³	征 tsing ⁴⁴
18. 隻 zie ²	停 tiŋ ⁵³	草 ts'o ³¹	數 sou ²¹³
19. 人 iŋ ⁵³	程 tiŋ ⁵³	意 ei ²¹³	城 siŋ ⁵³ sian ⁵³
20. 盤 puŋ ⁵³	名 miŋ ⁵³	箭 ta ⁴⁴	程 tiŋ ⁵³
21. 風 huŋ ⁴⁴	軍 kuŋ ⁴⁴	打 ta ³¹	春 tsuŋ ⁴⁴
22. 督 tou ²³	攻 kuŋ ⁴⁴	陣 teiŋ ²⁴²	鋒 huŋ ⁴⁴
23. 紛 huŋ ⁴⁴	門 muoŋ ⁵³	金 kiŋ ⁴⁴	風 huŋ ⁴⁴
24. 軍 kuŋ ⁴⁴	咚 tuŋ ⁴⁴	氣 ki ²¹³	風 huŋ ⁴⁴
25. 神 siŋ ⁵³	明 miŋ ⁵³	鎖 teiŋ ²¹³	人 iŋ ⁵³
26. 貴 kuoi ²¹³	人 iŋ ⁵³	所 su ³¹	民 miŋ ⁵³
27. 府 hu ³¹	回 hui ⁵³	黨 touŋ ³¹	人 iŋ ⁵
28. 歌 ko ⁴⁴	平 piŋ ⁵³	快 k'uai ²¹³	勞 lo ⁵³
29. 人 iŋ ⁵³	城 siŋ ⁵³ , sian ⁵³	問 ouŋ ²¹³	情 tsing ⁵³
30. 陳 tiŋ ⁵³	情 tsing ⁵³	故 kou ²¹³	靈 iŋ ⁵³
31. 明 miŋ ⁵³	情 tsing ⁵³	看 k'aŋ ²¹³	臨 iŋ ⁵³
32. 使 sy ³¹ , sa ³¹	力 li ⁵	世 sie ²¹³	廉 lieŋ ⁵³
33. 程 tiŋ ⁵³	人 iŋ ⁵³	府 hu ³¹	行 heing ⁵³
34. 鬧 nau ²⁴²	橋 kyo ⁵³	縣 kaŋ ²⁴²	行 heing ⁵³
35. 嶺 iŋ ³¹	城 siŋ ⁵³ , sian ⁵³	口 kau ³¹	行 heing ⁵³
36. 驛 ia ²¹³	墟 hy ⁴⁴	嶺 iŋ ³¹	夜 ia ²⁴²

37. 舖	puo ⁴⁴ · puo ²¹³	程	tiŋ ⁵³	路	lou ²⁴²	存	tsouŋ ⁵³
38. 廟	mieu ²⁴²	度	toa ²⁴² · tuo ²³	喜	hi ³³	牌	pŋ ⁵³
39. 果	kuo ³¹	裳	luoŋ ²¹	店	taŋ ²¹³	籠	luŋ ⁵³
40. 山	saŋ ⁴⁴	鏡	keiŋ ²¹³	熱	ie ²⁵	人	iŋ ⁵³
41. 叫	kieu ²¹³	前	seing ⁴⁴	舖	puo ³³	鞋	se ⁵³
42. 擔	taŋ ²¹³	前	seing ⁴⁴	座	zo ²⁴²	門	muoŋ ⁵³
43. 致	tei ²¹³	前	seing ⁴⁴	下	ha ²⁴²	堂	touŋ ⁵³
44. 內	noy ²⁴²	堂	touŋ ⁵³	省	seing ³¹	城	siŋ ⁵³ · siang ⁵³
45. 解	kai ³¹	門	muoŋ ⁵³	牌	pe ⁵³	排	pe ⁵³
46. 寺	sei ²⁴²	街	ke ⁴⁴	嶺	liŋ ³¹	橋	kyo ⁵³
47. 水	sui ³¹ · tsui ³¹	前	seing ⁴⁴	所	su ³¹	溪	ke ⁴⁴
48. 口	k'au ³¹	西	se ⁴⁴	里	li ³¹	溪	ke ⁴⁴
49. 驛	ia ²¹³	田	tiŋ ⁵³	館	kuan ³¹	溪	ke ⁴⁴
50. 舖	puo ⁴⁴ · puo ²¹³	橋	kyo ⁵³	座	zo ²⁴²	亭	tiŋ ⁵³
51. 蛋	taŋ ²¹³	橋	kyo ⁵³	口	k'au ³¹	分	houŋ ²⁴² · huŋ ⁴⁴
52. 口	k'au ³¹	門	muoŋ ⁵³	地	tei ²⁴²	村	ts'ouŋ ⁴⁴
53. 口	k'au ³¹	灘	t'aj ⁴⁴	吉	ki ²	灘	t'aj ⁴⁴
54. 石	suo ⁵ · si ⁵	灘	t'aj ⁴⁴	口	k'au ³¹	城	siŋ ⁵³ · siang ⁵³
55. 店	taŋ ²¹³	頭	teu ⁵³	店	taŋ ²¹³	營	iaŋ ⁵³
56. 嶺	liŋ ³¹	街	ke ⁴⁴	路	lou ²⁴²	城	siŋ ⁵³ · siang ⁵³
57. 口	k'au ³¹	臺	tai ⁵³	縣	kaŋ ²⁴³	州	tsiu ⁴⁴
58. 水	sui ³¹ · tsui ³¹	橋	kyo ⁵³	舖	puo ⁴⁴ · puo ²¹³	城	siŋ ⁵³ · siang ⁵³
59. 下	ha ²⁴² · a ²⁴²	船	suŋ ⁵³	府	nu ³¹	江	kouŋ ⁴⁴
60. 稅	tsoy ²¹³	前	esing ⁴⁴	座	zo ²⁴²	存	tsouŋ ⁵³
61. 智	tŋi ²¹³	東	tun ⁴⁴	府	hu ³¹	州	tsiu ⁴⁴
62. 府	hu ³¹	京	kiŋ ⁴⁴	路	lou ²⁴²	城	siŋ ⁵³ · siang ⁵³

63. 殿	taŋ ²⁴²	君	kuŋ ⁴⁴	怒	noŋ ²⁴²	聲	siŋ ⁴⁴
64. 小	siu ³¹	曹	ts'o ⁵³	悔	huoi ²¹³	無	u ⁵³
65. 貴	kuoi ²¹³	人	iŋ ⁵³	帽	mo ²⁴²	輕	kiŋ ⁴⁴
66. 做	ts'o ²¹³	心	siŋ ⁴⁴	歌	ko ⁴⁴	名	miŋ ⁵³

(以上音標根據李如龍等編《福州方言詞典》，右上角數字表聲調：44為陰平，53為陽平，31為上聲，213為陰去，242為陽去，23為陰入，5為陽入。)

以上第二、第四句押韻者有四十六組，加上第一、二或第三、四句押韻者共計六十組；也就是說整首歌只有六組沒有押韻。這六組中有五組是因地名而未能押韻的，這種情形在押韻自由的評話中是常有的現象。因此，從用韻的分析上，亦可以證明〈臺灣朱一貴歌〉應為福州方言作品。

(三)從地緣之分析考索

任何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其經過無不千頭萬緒，錯綜糾雜；因此有關戰爭之敘述，也往往長篇鉅幅。但〈臺灣朱一貴歌〉之作者未將重心全部放在戰爭起迄之敘述上，而為押解囚犯之旅途經過。

今觀〈臺灣朱一貴歌〉，全歌二百六十四句，敘述解送朱一貴赴京受審的，自「二十五廈門解起程」，至「解到北京順天城」，共計一百二十句，幾乎占全首歌的二分之一。其中介紹福州城以及福州城附近的，自「四十里過興化城」，至「延平府城到鴨蛋」，一共六十二句。從興化進入福州，一直到離開福州進入延平，一路風光，介紹得鉅細靡遺，舉凡地名、驛舖、橋名、市集、公署、古蹟無不盡入歌詞中，而且詳實可考；甚至連城守姓徐亦加標示，足見作者對福

州城之人事地物有相當深入的了解。這些敘述，較諸描述福州城內外風光的福州評話《福州城內外省誌》來得生動有趣。反觀從廈門到興化（六句）、從延平到北京（二十四句）途次之風光介紹，則顯得極為簡略，而且純為地名、津渡之連串，這與一般文學作品作者賣弄才華，展示其博學者不同。因此，作者如果不是福州儒士，必然與福州有相當密切的地緣關係。

（四）從寫作之動機考索

《清史稿》〈覺羅滿保、施世驍、藍廷珍、林亮、歐陽凱列傳〉論曰：

國家承平久，禁網疏闊，官吏緣為奸，掎克聚斂，以取怨於民。臺灣懸海外，一夫發難，郡縣皆不守，鎮將戰死。滿保聞亂，投袂即行。世驍、廷珍皆名將，能盡其材，遂以成功，有將將之略焉。世驍上承琅，廷珍下啓元枚，並為將門，致果克敵，謀勇兼之。亮以裨佐效死不去，繫民望，勉入險擒渠，先後繼廷珍後當干城之任，厥績懋哉！（卷二百九十一，列傳七十一）

意謂康熙末年，國家承平日久，守土官員漸趨恬嬉，不以吏治民生為意，以至於防範疏闊，亂事一起，幾乎全臺失守，幸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應變得宜，終能平定。《平臺紀略》記覺羅滿保之處置云：

總督覺羅滿保聞臺陷，念廈門為控制臺灣咽喉，閩南沿海根本重地，不可不親行彈壓，以定人心，為進取恢復之計，會商巡撫呂猶龍，綏輯省城，糧餉

軍需諸務屬焉。密疏告變，且言星馳赴廈狀，請皇上稍寬督責，剋限一月，務必掃除凶醜，復還土疆。復念廈門地褊人眾，軍興旁午，米價易騰，先移檄浙江廣東運米之廈。令布政使沙木哈督買延建上游之米運載赴廈平糶。飛咨促提督施世驍刻期出師，檄召南澳總兵官藍廷珍，星赴廈門面商征臺機務，以糧驛道韓奕，總理廈門軍前糧餉調撥軍需，僱募船隻諸事。

由上可知，論平定朱一貴事件之功，當首推閩浙總督覺羅滿保。《臺灣朱一貴歌》在亂事起因上說：「一貴堂下托言陳，部院大人聽原情；造反不為別事故，臺灣府尊害生靈」；譴責臺灣知府王珍失職怕死云「好笑貪生臺灣府，見報賊反走不停；怕死奴才何所用，罔在人間做個人」；讚美總督覺羅滿保云：「總督即時把令傳，吩咐中軍出轅門；各營共算兵五百，即刻起身守廈門」、「總督行兵有如神，內中計謀似孔明」。一方面藉朱一貴的悲慘下場，警惕臺灣同胞不得造反；一方面譴責派任臺灣的官吏，不知盡忠職守，但知苛虐壓榨，正如康熙皇帝得知臺灣朱一貴造反時，怒曰「臺灣府文職官員，平日並不愛民，但知圖利苛索；及盜賊一發，又首先帶領家口，棄城退回澎湖，殊屬可惡。」（註十四）《臺灣朱一貴歌》作者對總督讚美不已，這與當時儒士所編的《安海詩》性質相同。

《臺灣文化志·朱一貴事件》云：

《安海詩》為當時之翰林編修、福建碩學蔡世遠等彙摭靖亂之頌詩而成。其自序云：吾漳處最濱海，回思鄭氏之亂，海孽山妖同時並作，酷餉焚巢，言

有餘痛。今茲之喜，不啻出口；作為詩歌，用誌永久。名曰「安海」者，謂是役非徒平台，邊海郡縣皆安之也，既安於臺警方熾之秋，必能安之於臺地克定之後。溯厥亂源，選用廉能，布昭德教，芟其莠民，漸次更始；我閩人實世世食德，孕育藩息，歌詠於靡窮也。遠忝在史氏，有採風之責；因與陳君元麟、張君福昶、郭君元龍彙摭篇什，以付之梓焉。（上卷第二章第二節）

所謂「溯厥亂源，選用廉能，布昭德教，芟其莠民，漸次更始」，正是《安海詩》的編輯目的，蔡世遠雖為漳籍儒士，但福州為福建省政治中心，是當時總督、巡撫衙門所在地，歌頌總督之詩篇一定不少，相信《臺灣朱一貴歌》也是當時福州儒士在這一動機下寫作的。

結語

日本統治臺灣時，見陳三五娘故事家喻戶曉，於是譜以日本樂調；見臺灣歌仔為人民所熟習喜愛，於是用歌仔編成《日臺會話新歌》，讓臺灣同胞學習日語，喜聽日本音樂。

以人民喜好的藝術形式，達成某一政治目的，向來是統治者所慣用的。《臺灣朱一貴歌》的作者是否有此用意，吾人不得而知。但由以上考索，吾人雖無法確定《臺灣朱一貴歌》作者的真正姓名，但可以確定的是：《臺灣朱一貴歌》的作者，應是當時福州儒士，目的在宣揚清廷的聲威，歌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平定朱一貴之亂的功績。以朱一貴悲慘的下場，警惕臺灣同胞不可造反，並譴責派任臺灣的官吏失職無能；應屬福州地區文學作品，與福州評話有密切的關係。因為

作者寫作的目的在宣揚清廷的聲威，歌頌總督平亂的功績，所以重點不在平亂的經過。而且有關平亂經過的敘述，每都輾轉得自道路傳聞，故細節與史實頗多不符。由於福州評話與閩南歌冊同屬閩語說唱文學，其唱詞部份極為類似，所以《臺灣朱一貴歌》傳到臺灣後，容易被誤以為是閩南語說唱歌仔。不過，由於福州話與閩南語差異極大，用閩南語來唱，不但不合轍，而且韻味不足（註十五），所以除了將最後一句「萬古流傳做罵名」改為「萬古流傳到如今」或「萬古流芳到如今」外，很少人拿它來說唱，反而成了案頭作品。

至於朱一貴是否如作者所說的是鹵莽村驢濫小人，恐怕未必。從朱一貴起事時之豎旗聚眾，事先安排其妹免於受株連（註十六），以及佔領府治後執法之嚴明，被擒應訊時神情之鎮定與說辭之嚴正，不難看出朱一貴事先應有謀劃，只因內部不和，自掣其肘，終為清軍所敗，可謂功敗垂成，一如朱一貴應訊時，回頭告訴翁飛虎說：「大丈夫死忠義爾，事之不成，天也！」凡此，限於篇幅，討論部份不得不割愛。最後，謹以連雅堂先生《臺灣通史·朱一貴列傳》後之評論，做為本文之結語：

朱一貴之役，漳浦藍鼎元從軍，著《平臺紀略》，其言多有可採。而曰臺人平居好亂，既平復起。此則誣譏臺人也。吾聞延平郡王入臺之後，深慮部曲之忘宗國也，自倡天地會而為之首。其義以光復為歸。延平既沒，會章猶存，數傳之後，遍及南北，且橫渡大陸、浸淫於禹域人心，今之閩粵尤昌大焉。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唯王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然則臺灣之人，固當以王之心為心也。顧吾觀舊

志，每歲延平大義，而以一貴為盜賊矣。夫中國史家，原無定見，成則王而敗則寇，漢高唐太亦自幸爾，彼豈能賢於陳涉李密哉。然則一貴特不幸爾。追翻前案，直筆昭彰，公道在人，千秋不泯。鼎元之言，固未足以信也。

〈鴨母王朱一貴〉布袋戲的導演不願心目中的英雄被清兵殺害，改以朱一貴自刎做結，可見臺灣同胞對他的懷念，連橫這段話正反映了臺灣同胞的心聲。朱一貴地下有知，當無憾矣！

【註釋】

註一：見妻子匡先生〈臺澎人物傳〉，《臺北文獻》直第六、七、

九期合刊，頁四十。其〈鴨母王朱一貴〉，即以《臺灣朱一貴歌》介紹朱一貴起事抗清經過，並分十段說明，依序是：

(一)謳歌康熙武功(二)關於朱一貴個人(三)朱一貴起兵的情形(四)臺灣清兵戰敗和福建出兵的情事(五)福建發兵來臺灣的情形(六)朱一貴被擒解京的情形(七)起解途上的閩南風光(八)清朝官吏押解朱一貴離閩浙經蘇魯而至河北，檻車經過的地方(九)關於朱一貴心裡的事，與(十)朱一貴被解進皇宮，康熙判他死刑。

註二：見黃秀政先生〈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臺灣文獻》二十六卷三期。

註三：石陽睢先生，臺灣臺南人，畢生致力於文化遺產之搜集與整理，尤其是對臺南縣市古碑之保存，貢獻最大。先生除整理臺南古碑外，又蒐集保存不少古本的臺灣歌冊，如：新刊臺灣朱一貴歌，新刊臺灣陳辦歌、新刊神姐歌、初刻花會新歌……等二十多種（這批歌冊現藏黃天橫先生處）。由於他對

鄉土文化的調查研究，留給後世學者豐富的史料，所以被中日學者推崇為臺南鄉土資料的活辭典。

註四：見王順隆〈閩臺「歌仔冊」書目·曲目〉，《臺灣文獻》，第四十五卷第三期，頁一七一；又陳兆南〈臺灣歌冊綜錄〉，八十二年自印本，頁六十三。

註五：黃叔璥，字玉圃，順天大興人，康熙六十一年為首任巡視臺灣御史，著有《臺海使槎錄》。其卷四赤崁筆談〈朱逆附略〉詳述朱一貴事件。

註六：見曾子良〈與朱一貴抗清事件有關的俗文學作品〉，《國文天地》，第十三卷四期，一九九七，頁三十四。

註七：見《臺灣文獻叢刊·雍正朱批奏摺選輯》，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臺灣總兵官藍廷珍奏請賜准改名摺。

註八：同上，見雍正二年四月二十日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恭繳硃批摺，頁八十七。

註九：同上，見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恭謝天恩摺，頁八十八。

註十：同上，見雍正四年八月十五日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恭奉諭旨欽遵勉勵摺，頁九十三。

註十一：同上，見雍正二年九月初三日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奏繳硃批摺，頁九十一。

註十二：見《清代傳記叢刊·名臣傳(二)》卷十四〈藍理列傳〉。

註十三：見《臺灣陳辦歌研究》第六章第二節，頁一三三。

註十四：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百九十四，頁一七四。

註十五：筆者曾以〈臺灣朱一貴歌〉歌詞，請薪傳獎閩南說唱藝術家楊秀卿女士說唱，唯楊女士謂依原歌詞說唱，除一、二句外，都不順口，無法唱。

註十六：朱一貴之身世，據史書記載及朱一貴在北京的供詞，都說在臺沒有眷屬，但據中華日報南部版記者連景初先生民國四十二年的訪查，朱一貴有一姊嫁在臺南（見楊輝〈朱一貴革命史略考〉，載於《臺灣文獻》十卷四期，民國四十八年，頁四十七）。又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蘇會鏗、石暘睢等訪查臺南市二府口沈（位於臺南市福安里友愛街二巷十五號），見其歷代世系簡表中有沈天新者，娶朱一貴女為妻（據考證或為朱一貴妹），訪查資料寫成〈朱一貴與二府口沈〉，載於《臺南文化（舊刊）》八卷三期頁六十，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如以上考查可信，則朱一貴顧慮到清帝禁律，事先已有準備，自非鹵莽村夫可比。

參考資料：

1. 臺灣通史 連橫 衆文圖書公司 民國六十八年五月
2. 清史稿校註 國史館編印 民國七十五年二月
3. 平臺紀略 藍鼎元 臺灣文獻叢刊第十四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民國四十七年五月
4. 清史記事本末 黃鳴壽 三民書局 民國四十八年七月
5. 雍正硃批奏摺選輯 臺灣文獻叢刊第三百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
6. 臺灣文化誌（中譯本）伊能嘉矩原著 臺灣文獻會編譯印行 民國七十四年一月
7. 臺海使槎錄 黃叔璥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
8. 明清史料（丁、戊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
9. 明代驛遞制度 蘇同炳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民國五十八年六月

10. 福州府志 清徐景熹修 魯曾煜等纂 成文出版社 民國五十六年影印
11. 八閩全鑑 高諸觀編纂 臺灣新聞文化出版社 民國七十年十月
12. 朱一貴革命史略考 楊輝 臺灣文獻十卷二期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
13. 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 黃秀政 臺灣文獻二十六卷三期 民國六十四年九月
14. 朱一貴與二府口沈 連景初 臺南文化八卷三期 民國五十七年九月
15. 與朱一貴抗清事件有關的俗文學作品 曾子良 國文天地十三卷四期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
16. 臺澎人物傳 婁子匡 臺北文獻直第六、七、九合刊
17. 臺灣民間文學集 李獻璋編著 牧童出版社 民國六十七年八月
18. 宋元以來俗字譜 劉復、李家瑞 文海出版社 民國六十七年七月
19. 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 鄭樸生等編譯 三通圖書公司 民國七十三年一月
20. 中國歷史地圖 程光裕、徐聖謨主編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
21.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臧勵蘇等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
22. 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 蔡培火 正中書局 民國五十八年十月
23. 綜合閩南、臺灣語基本字典初稿 吳守禮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七十六年十月
24. 實用華語、臺語對照典 邱文錫、陳憲國編 樟樹出版社 民國八十五年七月
25. 清代臺灣歌謠（下）賴建銘 臺南文化第七卷第一期 民國四十九年九月
26. 福州方言辭典 李如龍 梁玉璋等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月

27. 福州便覽 鄭宗楷編 出版社未詳 民國二十二年
28. 臺灣陳辦歌研究 李李撰 文化大學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29. 閩南歌仔冊：臺灣陳辦歌 共四頁 清木刻本 黃天橫先生藏
30. 閩南歌仔冊：臺省民主歌 共十頁 清木刻本 黃天橫先生藏
31. 福州評話：刁南樓 共二集 福州益聞書局 石印本 藏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
32. 福州評話：七封書 共十頁 福州益聞書局 石印本 藏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
33. 福州評話：九更天 共十五頁 福州益聞書局 石印本 藏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
34. 福州評話：玉支機 共十二頁 福州益聞書局 石印本 藏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
35. 福州評話：橄欖記 共三集 福州益聞書局 石印本 藏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
36. 福州評話：楊國顯失印 共九頁 福州益聞書局 石印本 藏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
37. 福州評話：福州城內外省誌 共二頁 見民俗曲藝第四十八期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

作者簡介

曾子良，民國三十九年生，臺灣臺南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現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科副教授，著有《寶卷之研究》、《臺灣閩南語說唱文學「歌仔」之研究及閩臺歌仔敘錄與存目》、〈與朱一貴抗清事件有關的俗文學作品〉等。

新刻臺灣朱一貴歌

大清帝主座龍庭 萬國來朝賀太平
 海不揚波樂萬民 且說台灣一椿情
 結虎聚約要謀反 可惡奴才害生靈
 聚集一堂逞威風 賊頭姓朱名一貴
 軍師二人把令行 傳令兵馬出寨門
 起手就殺數官員 百姓紛然大驚惶
 文武安邦能定國 養鴨村驅濫小人
 台灣造反亂紛紛 冒認明朝伊祖宗
 四月念九戌時後 大小相率走無門

新刻臺灣朱一貴歌



木一頁
各營共集兵五百 即刻起身守廈門 也有妻子去許愿 也有父母保兒安 有名難免去出軍 只去不知生共死 是我当初大不通 好子果然不當兵 月小九錢零七分 細想食糧無相干 只田出去若稱厝 甘愿肩挑也欢喜 打集果然不安心 在早不皆去當兵 若得平安轉到厝 辭糧食粥也甘心 各營：將就兵 部院初十也起身

生一頁
殺死官兵數百人 一直占去廳耳門 兵馬紛：好驚又 好個忠臣不怕死 萬古留芳世難尋 怕死奴才何所用 馬老自死在被圍 彭湖總爺聞知曉 即刻舍棄未思量 飛風轉報省城聞 各位大人接見報 即時連步見軍門 狼說這番好利害 此賊不比薛文 總督即時把令傳 吩咐中軍出轅門

隨代英雄戰將
餞糧火藥不留停
代領雄兵數千人
順風送到廈門城
船主各人俱賞劄
魏老向前領三軍
廣東好個游提督
彭胡林亮領先鋒

凜凜威風去出征
船封五百有餘隻
兵馬如蟻難悉數
海道揚波有天意
又招雄兵數百名
各官出馬甚威風
北路守把羅萬春
圖佳淡水后路打
代兵助陣兩夾攻
廈門施老臨頭陣
先打鹿耳第一門

南灣提兵藍碧金
號號插鼓响咚咚
總督行兵真如神
擒拿牙賊數人
二十廿一滅賊所
依旧地方得勝面
廿四回兵唱凱歌
共領征台有功勞

人強馬壯果威風
也是我主大福氣
肉中計謀似孔明
陣中拿住朱一貴
廿二出榜就安民
可映一夥牙賊党
人人歡喜慶昇平
押解反賊一千人
水師提督三千軍
水党三丈起北風
十六兵破安民鎮
國公軍師共九人
廿三兵進台灣府
共討討死數萬人
登船過海如風快
離船登解厦門城

涵頭行過是江口
五里高車到太壩
拔過青舖共藍舖
白湖亭在面前存
看見大橋心歡喜
坎引崎上掛衣裳
橫山文山吉祥山
鞦韆洋頭克趁人
蘇嶺蘇溪又看行
磨石行過尚書嶺
烏龍過行三角程
下渡紅牆十境廟
中亭漁偵雨邊牌
橫街巷口酒米店
吉中坊口鑄銅鏡
乞食洋當雨邊叫
古蹟橋邊祖厝前

蘇二堂歌
滿老坐堂未審問
部院大人听原情
提督文書報分明
滿心歡喜福星臨
民愿恩官侯萬世
押解兵官數百人
千里敵樓多熱鬧
白水楓亭慢行
戕刑夾棍招實情
造反不為別事故
文武官員俱知情
省城好個按察使
何幸相逢重清廉
主日解出泉州府
行出看見洛陽橋
沙溪十里到長嶺
一貴堂下托言晴
台灣府尊官姓急
撫院將軍前報急
不派民夫半工力
廿五厦門解起程
直出東門外面行
上田盤龍惠安縣
四十里過興化城

朱一貴歌

出口甘樵竹崎所
走過瓜園日斜西
謝灣牛頭水口驛
跳過双杭到尤溪
行過葫蘆山一座
湖尾行過蔡頭橋
入仙鋪遇南雅口
五里慢行桃李村
葉陽白沙夾麥溪
小箸大箸相連里
灣口鵝洋到黃田
九里潭過白沙鋪
奉頭看見七里亭
金鈎灘過房村口
謝坑刻坑臨江門
建寧府出下梁地
行過青洲七里灘

五

115

朱一貴歌

洗馬橋下九仙鋪
行進南門學院前
到任橋上看景致
轉灣解進太府堂
遵旨起解兩福省
一文二武就出門
左手轉灣開元寺
面前看見洪山橋
斗中一派入做鞋
過了安泰橋一座
提督轅門在眼前
九人拘禁府監內
飲限一月到京城
古樓上面時辰牌
右手行出西門街
接官直述忙下水
板橋城邊做業担
榜眼坊過逐朱門
一直是古樓下
看守天明又過堂
城守徐爺做長解
弓箭搭袋兩边排
解到鳳凰祭酒巖
員店懷安在眼前

二盲二目嘉興府
又到常州馬頭前
閒留智遇北留智
遠望見濟南州
太明府遇六日路
啟奏皇王萬世君
謀反大逆罪亦小
曉的世事骨也無
朱一貴歌

再討河船過鎮江
京口衙中無垂稅
過了揚子江一座
七日牢車到山東
三日又到白州府
解到北京順天城
五更三點王登殿
逆賊連罵几聲
一貴到此方知悔
好笑父賊朱一貴
養鴨村夫濫小人

六

蔡村舖半到水吉
離嶺張頭老鼠滩
五里亭遇八里店
柳家敦遇楓嶺營
解到清波三日路
望見十陵釣澳台
北新開口吹下水
一貴辭到蘆州城

許洲舖遇大羅灘
太平橋遇洪渡口
建寧五日是浦城
五頭嶺遇朱山店
保安縣嶺江郎街
龍溪龍井仙霞嶺
走到衢州一座城
桐江馬遇桐芦縣
七里橋遇落瓜橋
塔後城外楓橋下
夜半鐘声到客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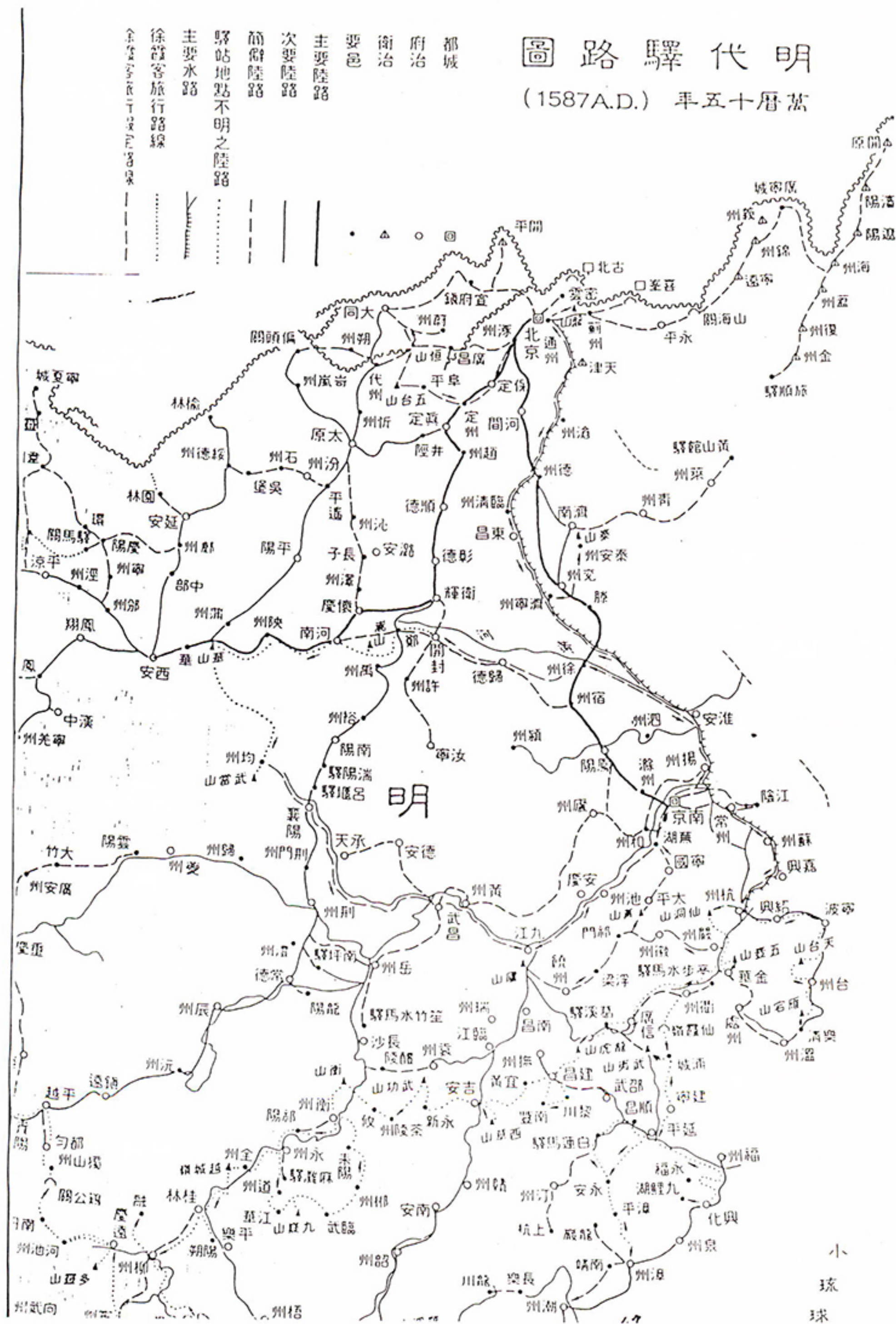
五

只因愛代冲天帽 願安養鴨也甘心
律法三千罪不輕 編成一本台灣歌
早知皇帝未易做 萬古流傳做罵名

附
錄二

明代驛路圖

(1587A.D.) 萬曆十五年



清代主要陸路交通圖

(光緒三十二年A.D.1906)

